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
第一四八回 印深情軟語留春 諧好事平康選夢

只說金觀察和章秋谷等見馮月娥被天津縣差役拿去，雖然吃了一驚，大家心上卻甚是暢快。秋谷只說：「拿得好，拿得好！若是憑著他一味的這般混鬧，不去問他，將來各處戲館都大家效尤起來，地方上的人心風俗還可問麼！」金觀察等聽了，大家都點頭稱是。只有一個雲蘭倒大大的吃了一嚇，嚇得個目瞪口呆，緊緊的拉著章秋谷的衣服幾乎要哭出來。秋谷見他這般膽小，覺得甚是好笑，連忙安慰他道：「你不用害怕。他們拿的是馮月娥，與你什麼相干？」雲蘭道：「倪只怕俚也要來捉起倪來末，那哼弄法呢？」秋谷笑道：「你好好的沒有犯法，斷沒有什麼人來捉你的；你只顧放心就是了。」雲蘭聽了方才覺得放心，卻還拉著秋谷不放。這一齣戲本來是排在結末的，如今這樣的一來，一霎時止鼓停鑼，收場罷演。

那一班聽戲的人也大家掃興而歸，就如潮水一般的擁出門外。金觀察見擠得利害，便招呼眾人索性停一回兒，等人少些再慢慢的走，大家依言坐下。雲蘭趁勢低低的和秋谷說，要秋谷送他回去。秋谷沉吟道：「今天時候不早，差不多已經二點鐘。

我明天還有要辦的公事，一準明天晚上來罷。」雲蘭拿著秋谷的手放在自己胸間道：「耐摸摸看，倪格心跳得來掏掏，嚇得倪來要死。耐末再要實梗勿肯送倪轉去。」

秋谷聽了，果然把手去摸他胸膛時，真個一個心拔拔的跳個不住。

這個時候，正是五月底的天氣，信人們著的都是絕薄的紗衣。秋谷輕輕一摸，早覺得雙峰膩玉，觸手如酥，由不得心旌搖蕩。更兼雲蘭對著他俊眼微錫，眉尖斜蹙，看著他的臉，要說什麼卻又說不出什麼來，好似央告他的一般，便也只好點頭答應。卻又故意問他道：「你叫我送你回去做什麼事情？」雲蘭把眼一瞟，佯嗔道：「勿要瞎三話四哉，煩得來！」秋谷道：「你既然這般說法，我也不必送你回去，省得你心上厭煩。我請個代庖的人送你回去，何如？」雲蘭低低笑道：「阿育，阿是算扳倪格差頭呀！」

金觀察坐在那裡，看著他們兩個人的樣兒，覺得目送眉迎，若離若合，別有一種纏綿款曲的神情，暗想：他們兩個人認得沒有多少時候，怎麼就要好到這個樣兒？

真是奇怪。正在呆呆的看，被于太守肩上拍了一拍道：「他們兩個人頭裡是有些渾的了，難道你的頭裡也渾了麼？人都差不多散盡了，你們不走，等在這裡做什麼？」

金觀察和章秋谷連忙看時，只那些人果然都已經散得乾乾淨淨，便連忙都立起身來。

于太守看著雲蘭笑道：「你們有什麼秘密的話兒，等一會兒到牀上去說不好？」

何必這般性急，在戲館裡頭做出這個樣兒來？」雲蘭聽了，紅著臉口中咕嚕道：「狗嘴裡阿會生得出象牙！耐格只嘴，總歸嘸撥啥好閒話說格！」于太守雖然是江蘇人，卻從小兒生長在天津地方，不大懂得蘇州話，聽了雲蘭在那裡咕嚕，雖然聽不明白，卻知道一定是罵他的，對著雲蘭把頭頸縮了一縮道：「你不要發急，我從此再不開口，何如？」雲蘭聽了一笑，也不理會。

依著章秋谷的意思，要請金觀察、于太守等一同到寶華班去，于太守等都說夜深不便，各自別去。言主政也和銀珠一同回去。只有金觀察一個人，同著秋谷到了侯家後寶華班。

金觀察便拉著秋谷先到金蘭房間裡頭去稍坐，秋谷依言，一同走進金蘭房內。

金蘭立在門口，含笑相迎，親自和金觀察卸下長衫，雲蘭也照樣把秋谷身上著的那件淡湖色金縵紗長衫卸了下來。

坐了一回，雲蘭要請秋谷到自己房間去坐，秋谷故意道：「等一回兒我就要回去，就在這裡坐一下罷。」雲蘭斜著眼睛瞪了秋谷一眼，似笑非笑的道：「耐今朝阿敢轉去！」秋谷笑道：「有什麼不敢回去，你又不是我的太太，我為什麼要怕你？」

雲蘭不等說畢，舉起扇子把秋谷頭上「拍」的打了一下道：「耐勿要來浪搭倪調皮！」

秋谷道：「我規規矩矩的並不調皮，所以要今天回去。若是當真的和你調皮，今天那裡還要回去？」雲蘭坐在秋谷膝上撒嬌道：「倪勿來格，耐自家心浪阿意得過？」

說著，直把一個臉兒緊緊的偎著秋谷的臉，附耳低聲道：「耐勿作興實梗樣式格。

今朝勿要去哉呀！」

秋谷見他說得這般委婉可憐，早已心中默許，卻故意沉吟一會，口中一言不發。

雲蘭見他始終還是一個不開口，便挽著他的手道：「耐啥格一聲勿響介，阿是變仔啞子哉？」說著又回過頭來對金觀察道：

「金大人，耐說搭倪做媒人格呀，幫仔倪留留二少哩！」金觀察笑道：「他是有心在你面前裝腔做勢，你不要去信他。包在我的身上，今天還你一個章二少。如若走了，我賠也賠你一個。」雲蘭聽了，不覺低鬟一笑，立起身來道：「倪是不過實梗哉，耐阿好推扳點。」秋谷聽了，不由得也笑起來，拉著雲蘭對金觀察道：「老表伯的嚴命，小姪不敢不遵。明天再請老表伯吃酒。」又對雲蘭道：「我們兩個不要在這裡惹厭。我們走了，好等金大人放馬登場；我們也去辦我們的公事罷！」說罷拉著雲蘭往外就走。雲蘭面上一紅，軟軟的跟著章秋谷走了過來。

到了那邊房內相將坐下，一個娘姨端上茶來。秋谷抬頭看時，只見這個娘姨穿著一身玄色鐵線紗衫，玄色鐵線紗褲，裡面襯著一身粉霞色洋紗衣褲。腳下一雙玄緞弓鞋，只有三寸多些。玉筍凌波，金蓮貼地，比雲蘭的覺得還要小了好些。頭上挽著個懶妝髻，插著兩朵白蘭花。豐態輕盈，腰肢婀娜。雖然差不多年過三旬，卻還狠有些動人的姿態：盈盈鳳目，淡淡蛾眉。腮凝新荔，未褪嬌紅；頰暈梨渦，猶餘媚。看著秋谷，只是微微的笑。

秋谷見了倒不覺吃了一驚，立起身來，拉著他的手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怎麼我前兩天沒有看見你這樣的一個人？想不到天津地方的娘姨，也有你這般的漂亮人物！」那娘姨見秋谷恭維他的漂亮，心上甚是得意，對著秋谷一笑道：「倪是勿好格，耐勿要來浪瞎三話四。」秋谷道：「像你這樣的人再要說不好，世界上的人也沒有好的了。」那娘姨把秋谷推了一推道：「耐就是實梗仔罷，阿好請耐少說兩聲！」

秋谷一笑道：「你到底叫什麼名字？為什麼前兩天沒有見你？」那娘姨道：「倪叫老二，剛剛來浪上海來，今朝七點鐘到格搭格。」秋谷聽了道：「怪不得，我說這裡天津地方那裡有你這樣電氣燈一般的人！原來果然是上海來的。」說著不由分說，猛然把他攙在膝上，臉貼臉的偎了一會。

雲蘭見了，瞪了秋谷一眼，別轉頭去，口中說道：「耐勿要實梗哩！格個是倪格娘呀！」那老二也微微笑道：「耐勿要來浪實梗瞎俏。俚是倪格囡仔，耐就是倪格女婿；阿有啥女婿搭丈母吊起膀子來格？晏歇點倪囡仔小姐吃起醋來，耐吃勿消格噓！」雲蘭聽了，把身軀一扭道：「嚙姆末總歸實梗，啥格吃醋勿吃醋介！」說著不因不由的兩邊頰上泛起兩朵紅云。

秋谷聽了他們的說話，起先還不相信，只說是講的笑話，連忙問道：「難道你當真是他的親生娘不成？」老二笑道：「勿是真格，倒是假格？的的刮刮，俚是倪親生囡仔。耐勿相信，自家問俚末哉！」秋谷聽了便放了老二，立起身來，對著他深深的打一個拱道：「我實在不知道你就是我的丈母太太，多多得罪。如今只好在丈母太太面前陪個禮兒，休怪方才放肆。」說著又打一拱。老二扭轉臉去，只是「格格」的笑。雲蘭道：「唔篤看看俚阿要厚皮，一塌刮仔才做得出格。」秋谷回過身來，對著雲蘭，也打一拱道：「我已經在這裡打拱服禮，你還吃這般的冷醋做什麼？」雲蘭啐了秋谷一口道：「耐說說末就是歪嘴吹喇叭，難勿搭耐說啥哉。」

秋谷聽了，也不去理會他說的什麼，只招手把老二叫了過來，問他以前在上海做過生意沒有。老二回說：「年前在上海的時候，叫姑蘇林寓。」秋谷雖然以前在上海沒有見過他，卻知道有個姑蘇林寓，善唱青衫，也是個鼎鼎有名的人物。便和他講些花叢

興廢的原因，並上海近來生意的難做。老二拍手道：「二少格閒話蠻准，故歇上海格生意格末叫難做。倪吃仔格碗把勢飯，真正叫嘸說法。」兩個人長篇大套的談論了一回，講的都是堂子裡頭的事實，講的人手指口划，講得個娓娓忘疲，聽的人也心領神會，聽得個津津有味。直講到差不多兩點多鐘。

雲蘭坐在一旁呆呆的聽，沒有一些兒倦意。還是秋谷覺得時候不早，掏出表來用手輕輕一按，只聽得錚錚的打了兩下，又打一下，秋谷道：「我們只顧在這裡講話，不知不覺的已經兩點一刻了。」老二也立起身來，懶洋洋的打了一個呵欠，笑道：「倪要睏覺去哉。唔篤兩家頭也早點困罷。」說著便叫房間裡的人端上稀米飯。

秋谷隨意吃些，雲蘭也吃了半碗，相攜就寢。金堂夜永，寶幄香溫，繡枕暗推，流蘇悄顫；檀口之脂香微度，酥胸之春意初融；豔語輕輕，重幃悄悄，釵墮綠雲之髻，汗凝紅玉之膚；水泛橫塘，雲飛巫峽；冰簟銀牀之夜，花香月滿之宵。一夜無話。

到了明朝，章秋谷直睡到□點鐘還沒有起來，好夢初回，雙睛乍啟，只見雲蘭枕著自己的手臂，還在那裡矇矓酣睡。額上微微的沁出幾點汗珠，剩粉未消，殘脂猶膩，一縷漆黑的頭髮拖在枕邊。秋谷看著這個樣兒，覺得一個心在腔子裡頭不由的怦怦自動，想要再睡一回，卻又睡不著，一個手臂卻被雲蘭枕得有些麻木起來。

見他睡得正濃，卻又不忍喚醒他。

正在這個當兒，忽見老二蓬著個頭，悄悄的在外面走進來，躡著腳步走到牀前，輕輕的把帳子揭開，探頭一望，見秋谷已經睡醒，便低低笑道：「辰光早來浪，困歇起來末哉。」正是：

徐娘半老，猶多嬌嬈之姿；杜牧重來，盡有煙花之恨。

不知以後如何，請看下回便知分解。